

打不死的小强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片名有其吃亏之处，乍听上去很像是“网大”，不明所以的观众，很难将它与今时的香港“九龙”历史关联，更难勾起对动作大片的联想，就连我这等每周都钻电影院的看客，也差点提不起兴致。

影片其实并非无本之木，它前有香港畅销书作家余儿的小说打底，又经司徒剑桥的漫画改编，2016年时就已经开过电影发布会，一度盛传甄子丹领衔主演，发酵多年，可惜无疾而终。

“九龙城寨”的地名对港片资深影迷不算陌生，王晶电影《追龙》里，甄子丹饰演的跛豪就是偷渡后落脚九龙城寨的出身，并与刘德华化身的五亿探长雷老虎组成黑白联盟。此外，香港还专门拍过一部叫《城寨英雄》的年代剧。

港人之所以热衷于九龙城寨故事的挖掘，与城寨的历史记忆相关。九龙城早在宋朝就是防卫外敌的据点，清道光年间筑城寨。根据1898年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规定，香港租借后“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，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”，相当于现在的领事馆。

日占期间，日军为扩建机场捣毁城墙，日本投降后，无家可归者和周边难民涌入，遂形成后来的“三不管”九龙城寨聚居区，同时成为犯罪和黑帮的温床。1993年九龙城寨拆除之前，不仅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，也是香港犯罪率最高的地方。香港警方曾在上世纪70年代派出三千警力进寨扫黑，无奈城寨的“发展”如雨后春笋，毫无规划的僭建，三合会等的横行，形成了我们在后来的影视作品中常见的九龙城寨格局：脏、乱、差。

同样的九龙城寨场景，《追龙》里连杂物的堆放都是干净整洁的，墙上“牛皮癣”广告也能看到刻意做旧的痕迹，尽管如此，《追龙》



的美术还是提名香港金像奖。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是该场景最系统的一次立体“还原”，也可以说是对《追龙》美术场景的一次升维打击。片中大到城寨的空间错落与层次，小到墙皮的斑驳和暴露的管线，都是成套的设计。不出意外，预定来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美术应该不在话下。

当然，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最容易被津津乐道的还是它刀刀入肉的动作设计。影片不仅通篇保持高密与高频的动作冲击，动作设计的新鲜度也被拉满，尤其是空间的狭窄、回转和动作设计的巧妙结合，运镜的丰富、灵动与美术设计的有机一体，让人再次洞见港片的犀利和活力，诚意与用心。个中也有画蛇添足的地方，比如后程枪支的出现，在该片的动作体系里非但没有助力，还显得逻辑上缺根线，不如冷兵器和肉搏来得纯粹。

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在美学上是漫画的那套，同时吸收了部分功夫片的元素，比如硬气功；类型上以黑帮片为基石，兼容武侠片的快意恩仇，重塑了一个九龙城寨之名的现代江湖或说道义乌托邦。因为九龙城寨曾经真实存在，它比叶伟信漫画风的《龙虎门》来得更贴近现实生活，是《杀破狼》系列后，香港最具观赏价值的现代动作猛片。

香港动作电影总在令人觉得低潮到无望时，给人惊鸿一瞥：十几年前周星驰的《功夫》是如此，叶伟信的《叶问》系列也是如此。这次又是郑保瑞的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。不仅仅是动作片，其他香港电影亦如此，比如千禧年后的《岁月神偷》和《无间道》，乃至近期的《白日之下》与《年少日记》。香港电影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虽天天被唱衰，但总有一些找到“根”的创作，依旧活得生猛而倔强。 [E]

